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至三百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薛炳文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柳智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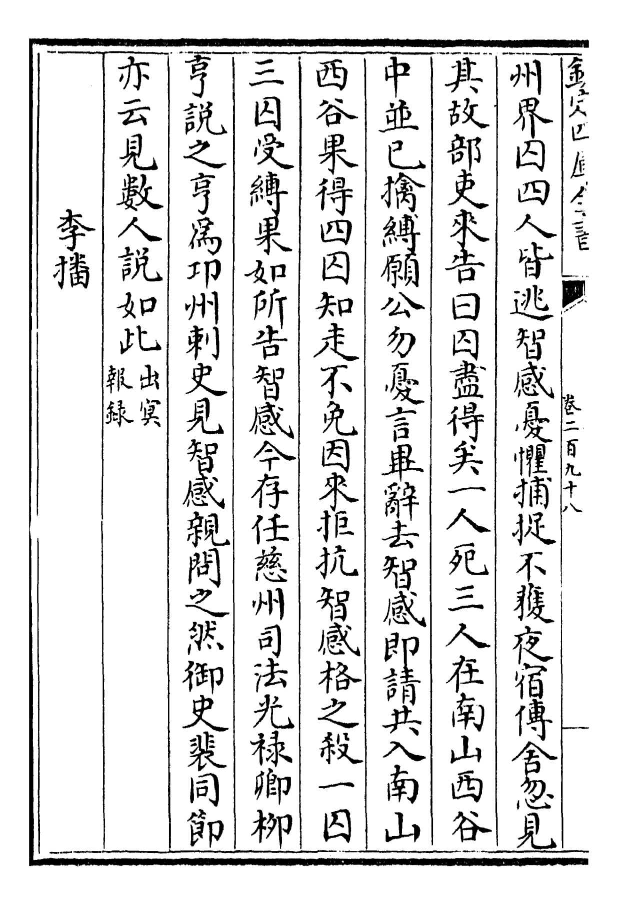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爲冥官所追入官府使者以智感見謂

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録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爲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趣智感署於案上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

判不宜食此感從之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
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
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
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
掩涕智感問何人答曰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
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
問且以證其夫事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
人若被勘問幸自分就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

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旣而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智感以所見告之説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恙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與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問小錄事曰名簿並封左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後日乃具告二人二人

至京選吏部擬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擬檢簿云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檢報者於是衆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吏部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爲其司户已卒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絶州司遣智感領囚送至鳳



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即請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說之亨爲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出冥報錄

李播

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
播爲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
華山問播封禪事播云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
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
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
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迴曰此是唐宰相不
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
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迴處分耳仁軌惶

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出廣異記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

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出廣異記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

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究得申耳何止後宫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宫以幽崩出廣異記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宫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

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豔女翳
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
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
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
爲怨歌其詞豔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往秀
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兮與處㝹兮潛重房
以飾姿見耀態之韶華兮蒙長霭以爲幃醉融光兮眇
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婑娜之

穠條兮嫋盈盈以披遲酡遊顔兮倡蔓卉縠流倩電兮髮隨旋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凡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弦鼓

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出異聞集

趙州參軍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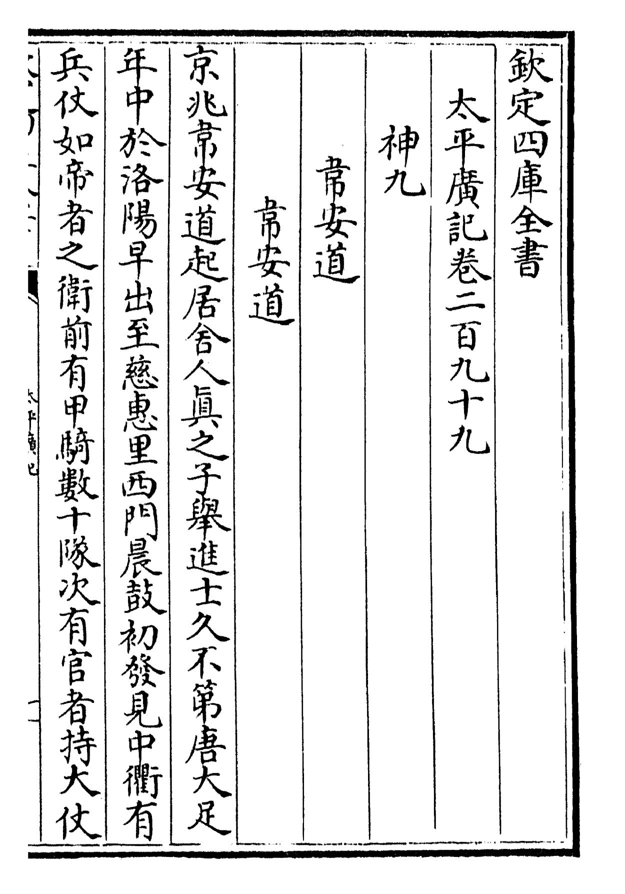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

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欵關而屬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屬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妝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妝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妝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

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

遂活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九

神九

常安道

常安道

京兆常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足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仗

衣畫袴袙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黄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蓋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夫人飾美麗光艶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宫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宫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宫

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常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叙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衣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

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内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

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
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
婦人備首飾褘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南與安道對
立乃是昔於慈恵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
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
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
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
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盍十餘日

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黄犢之車車有金翠瑶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恩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

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
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
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
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
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
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
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
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屛畫帷飾於堂門左

右施細繩牀二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盈十數箱為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閽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為卿去此妖也

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旣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

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别法制之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

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鋋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跡之因制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邱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跡之因命於新婦院設

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仆倒稱罪請命目眥鼻口流血於地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柰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

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
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
命今舅姑旣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
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
帬郎同去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
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
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
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劒被朱紫之

服云是四海之内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内一人帝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

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嘗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
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
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
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
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
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
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

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别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幷遺以金玉珠寶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帝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

神十

杜鵬舉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

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將具小斂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彊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擨安門出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者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

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後命鵬舉前旁有一狗人語云誤姓名同非此官也荅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為杜鵬舉殺令請理寃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案審然之馬遂退旁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所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户少府當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

姓常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亦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著地兼呼常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常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

籍名已具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帝
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若
飢不逢此便無因得出傾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
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
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
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王府官忻聞
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絲
雲竝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鑪引行近

窺帝衣裾帶狀似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緋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閑閑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為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帛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帛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

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鑪者鵬舉遥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云方尉龍衮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獻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阼陰隲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後果爲安州都督出處士蕭時和作傳

又

一說鵬舉得釋復入一院問簾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暉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著枷帚溫宗楚客趙履溫等著鏁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果至六月誅逆帚宗趙帚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來歸王妝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

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荅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於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别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絶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求見衛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朱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四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

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悦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乗黒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乗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出廣異記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

服故惡來白云 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
六七容色慘悴曰巳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壻極惡家
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
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
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
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
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
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

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悅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遥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

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鏁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

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鬬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元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出廣異記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㢠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瑇筵綺席羅薦摇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泠香風斐亹俟湜之至莫不笑開星

靨花媚玉顔叙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
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
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别湜既悟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
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雖相見
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駡云酷無行何以帶
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
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
小縣令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葉靜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靜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出廣異記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職至此皆令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廟及草

履上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浪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内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子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出慱異記

張嘉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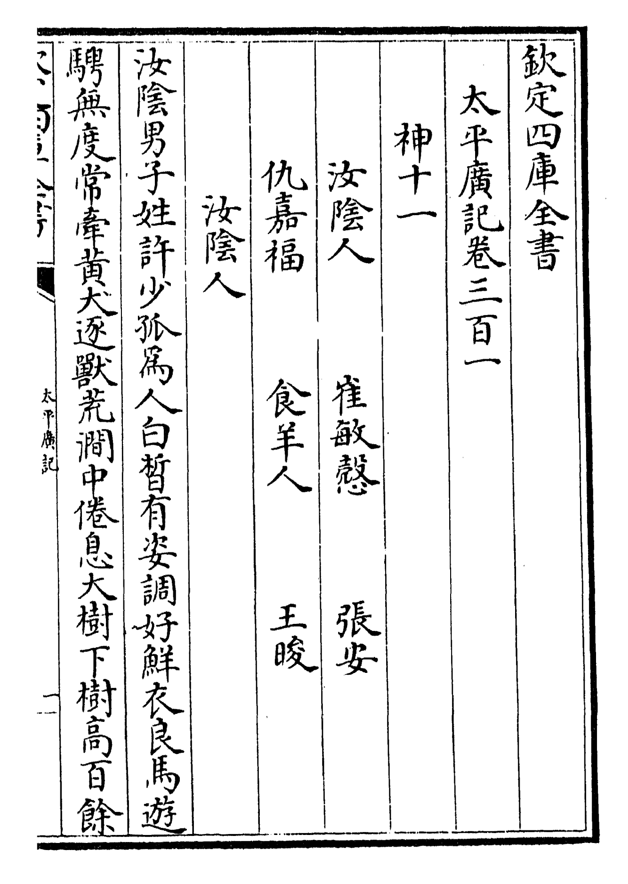
開元中張嘉祐爲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

鬼祟迴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
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
何神女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
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
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
賢人死爲明鬼胡爲宵窣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
後號爲凶闕何爲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祚殫楊
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

首倡大義翼予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章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盻若沈骸儻得不棄幽魅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年

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遣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

神十一

汝陰人　崔敏慤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黄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

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
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
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
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
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
直來詣許曰小妹麤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
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
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

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襹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敎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

眭意甚悦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别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爲詩人感悦之譏

又玷其容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小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

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内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令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幷資僕馬家送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靈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廣異記

崔敏慤

博陵崔敏慤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慤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慤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慤祈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慤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慤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腳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慤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

方愈敏懿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懿到州即敕灑掃視事數日空中忽聞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懿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懿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懿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

百人陳列受勑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出廣異記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耻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

李玄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為生死之日不以

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
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
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
自使君也則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
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
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傚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
何使後人傚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
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

屈命私立祠焉出瀟湘錄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

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

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獄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有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獄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

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向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卽其䰟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歎叙畢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

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薄書云天配爲巳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斧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巳

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迴换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出廣異記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出紀聞

王晙

王晙氣充雄壯有龍虎之狀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晙卒後信安王褘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晙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出談賓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僴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

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黄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别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姆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姆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姆乃喜曰汝安得

來此恂以實對姻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遊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閽古凡反劉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

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覩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北一二里遥望黑雲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

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斫刺糜碎其
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
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
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
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
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
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
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

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黄衣抱案來敕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

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甦吾由爾而
天恂方省之乃甲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
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
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
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
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
漿店店旁斜路百步以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
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

老翁大呌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来甚疾恂反顧忽陷坑中怳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来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静處畧爲説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

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具日市中忽生六子五色白者自詣幢環繞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記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恒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酹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

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凡爲設酒食歌舞旣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偏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絶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

召之庭訓如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嘗患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對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凡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

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禄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閑暇獨立聽事有一黄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出集異記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黄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

問是何神荅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師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

至今五六里也出廣異記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寢不敢出公主於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駡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

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
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
在懷遠里内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
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
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
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
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
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别婚而

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恒入廢宅恐為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舉今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

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出廣異記

王僴

王僴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爲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僴曰爲所宣傳眞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僴僴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僴別院誡云愼無私視便爾入內僴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

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僩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僩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僩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僩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涕僩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僩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悦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

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纘　王常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

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過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

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蘇曰巳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卻走神傳言曰更夕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出紀聞

宣州司户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廟開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户

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陳無罪枉見録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户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内史桓彛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蘇言之出紀聞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静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

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葢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㽏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出集異記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别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肴瞙覆目毵毵然又自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

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

曰偶至此非故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即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𥈭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貰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閒之名於屏内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

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匄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
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
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
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
異之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以
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
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
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

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傷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藉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還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

曰昔日門下賣儇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閒談

季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憩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髣髴猶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劒刃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惡心遂

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廣異記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

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覰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愼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引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飽兼致酒敘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已籍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回視黄衫吏爲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

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若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怏怏惜其減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出廣異記

奴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

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剸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

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禄山之後數人僭偽為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當時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

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天子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覩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出瀟湘錄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爲陽道録事我爲陰道録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

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

坐伍伯通道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

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遂案後令崔生自

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録事耳崔

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妻問犯

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

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衣命

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

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㝠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甚記憶也出玄怪錄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

歎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爲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寒爾能受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始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千載譏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

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㣲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

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黄金賑濟乏絶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

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宣室記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黄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

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是其神也出酉陽雜俎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見召汝郎作五道將軍因爲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爲何所荅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廣異記

暢璀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

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黙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茍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

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以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令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李集暢淩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

子弟令長甚遴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慼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别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首抝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

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覘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牢入之令暢躬自扃鐍天明持鑰相迓於此暢拂旦秉簡啓户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賀暢曰官禄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出戎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

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黿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黿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後又貧乏累年因閑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黿

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已也黿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黿年果貧困而卒出瀟湘錄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

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遽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道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

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黨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皇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

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出集異記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緑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

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貲在蜀
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
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
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
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
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蜀而後還長
安未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慼不敢寐
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

曉聞廟中喧鬨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柚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

耳趙即以錢貯懷中輙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即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

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劒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即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出宣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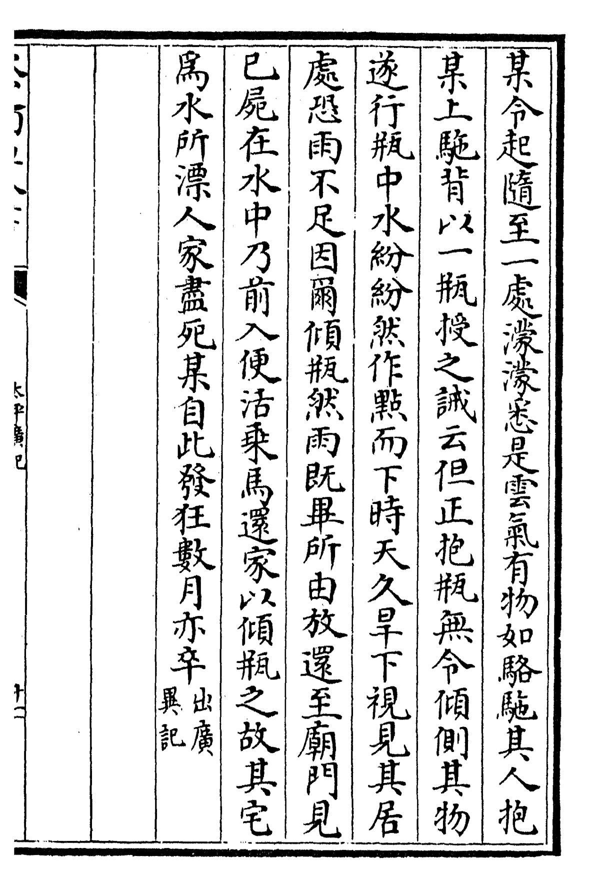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嘗與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曛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疾馳去二人因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眞

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頳陽里正

頳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郡至少婦祠醉因繫馬卧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間是何人荅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卧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



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駞其人抱某上駞背以一瓶授之誡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然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